

# 九洲江的情结

□曹南才



弯弯九洲江 小波 摄

“我家乡在美丽的九洲江畔！”这是我经常引以为豪地向别人介绍时说的话。九洲江，多么磅礴大气的名字，又是多么秀丽清雅的称呼。是不是九州大地和山水的灵气注入了这江里，才使她是这样的丰满这样的瑰美？这条发轫于广西陆川县大化顶的江水，虽然不到二百里长，但覆盖和集雨面积数千平方公里，世世代代养育着廉江人民，成为廉江人民的“母亲河”。而且，后来，还成就了鹤地水库和雷州青年运河等大的水利设施，为雷州半岛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九洲江流到安铺镇时，分别经安铺、营仔注入北部湾。这时候，九洲江又和浩瀚的南海特别是北部湾结下了缘，使得安铺镇很早就成了粤西通往东南亚的重要港口，繁荣了当地的经济；至于营仔，我没有考究过它的历史沿革，但从地理位置和奇怪的名字来综合揣测，我认为它古代即不算“卫、所”的级别，至少也是军队安营扎寨的场所，镇守着西南沿海。而且，它能够留下这个名字，其作为军营的历史还不会太短。因此，这两个镇，都占据着经济、政治、军事等重要的地理位置，成为九洲江畔的两颗明珠。

我的家乡就在出海两条分支所夹的三角洲里，属营仔镇管辖，位于安铺镇府与营仔镇府中间。村名“云峽”——云之峽。挺富诗意。但这三角洲原来是一片海滩，先人为生存，一次次围海造田成倍大的一片沃土。周围的村庄都和“围”字有关，新围村、新围峡、大新围、基围头等。听老人说，原来叫“围夹”，看来此说属实；老人还说，以前这里是盐碱地，

种的米叫“咸尖”，略带咸味，既不高产也不好吃。经过多少年的艰苦改造才成今天的样子。可见在这片土地上，早就浸淫着多少创业的血汗和先辈的期待。

话说回来，称“云峽”其实十分妥帖。这里绝对是一块风景优美的地方。我从小在城市居住，但一到寒暑假喜欢回来过农家生活。那时候虽然穷一点，但村村容貌干净整洁，基平路物，很少有污水横流垃圾成堆；农田建设下的三亩一块的方格稻田远接天边，拖拉机路中穿梭，颇有现代农业的气息；雷州青年运河接过来的大小灌溉（时称“进沟”）“Y”字形地开枝散叶延伸到村边，流水潺潺清澈见底；灌溉之间有水闸，中秋之夜，我和堂兄弟们坐在闸坝上，遥遥茫茫的田野被上一层金色月光，听流水奔涌响“叮咚”的“琴瑟”声，任凉风搜索衣袖，别有一番风味。出得村口，走过百步，越过高高的堤坝，就是宽阔的九

洲江，那时候航道通畅，千帆竞发，而一到清晨或傍晚，便变得静谧起来，点点帆影在暮霭中缓缓穿行，鸟儿在江面上上下翻飞。天空永远是碧澄澄澄澄的，蔚蔚蓝天映着朵朵白云，炎夏时有时飘过一片如映如峰般的黛云，带来丝丝细雨，润得人凉浸浸的舒服极了……

啊！这就是九洲江，我的家乡，一幅美轮美奂的江南水乡风情画，跟我们一起看过的电影《萤火虫》的景色毫无二致。

我爱家乡的美，更爱家乡的情。假期回去，少不了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。平整土地，积肥杀虫，春耕秋收。生产队也给我记工分，算在叔叔那里。最难忘的还是艰苦之余还有诸多乐趣。夏收是忙碌最忙的，但也是最丰满丰收喜悦的。晚上，队里习惯“打公道”“吃鸭饭”，煮熟的鸭子分成等份，鸭汤拿来煮饭，每人一份。那鲜嫩的鸭肉和油淋淋的米饭啊，叫人馋得直流口水，我至今无法忘

怀，觉得是一辈子再也吃不到的美食。吃完后帐算到每人的工分，年底统统。平时有叔，叔叔喜欢带我去海边捞“尺仔肉”，水库停滩时在几块围栏捕鱼，挑谷到粮站打米。“趁墟”更热闹，三更做做四更开路，村民说比鬼子进村还早，挑着草灰、麻皮等物品，往安铺、营仔、界垌等地赶。到了墟上，人头涌涌，穿梭如织，买卖东西的，相会友会的，求神拜佛的，络绎不绝，到中午几分钱吃上一碗牛腩粉或是簸箕炊，过过瘾，便乐悠悠。就这样，我身体晒得黑不溜秋的，老鼠肉长得一块一块的。那时候崇尚艰苦热爱劳动，年轻人追求“黑粗壮”，而现在的小青年追求“高富帅”内容里不同热度却一样。过年了，这是村里最喜庆的日子。一年到头没什么好吃的，这几天鸡鸭鱼肉尝个够，怪不得小孩子一个个都拉肚子，粪坑里“叮叮咚咚”地响，还以为必然是规律。夜幕降临，供销社的门口大榕树的旁边有

一个小广场，扯起个小戏台，几个雕成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木偶“唧唧呀呀”地唱起白戏，台下是黑压压的人群，周围摆满着卖小油灯的卖炒瓜子炒花生的档摊，小孩子嬉闹玩耍，青年人打情骂俏，中老年人唠嗑斗嘴，响声此起彼伏……

我后来在省里工作。由于有这份情结，所以一直十分注目家乡的每一丝的发展变化。改革开放确实带来了万千气象，这个变化自然有目共睹，也已经有太多的描述，所以无须我赘述。简言之，就整个廉江市来看，近年来产业转移作为引擎带动了工业发展，“中国电饭锅之乡”名气越擦越亮；特色农业正在显示多姿多彩的风貌，以廉江红橙为首的多种水果誉满四海（顺便说一句，廉江市的水果特别丰富富有风味，我看八成与九洲江的水质有关）；文化、民生与社会建设成效显著，社会管理不断完善；一年一度“红橙节”不但迎来八方“凤凰”，而且成了

老百姓欢欣庆祝的民俗节日……再说到村里，改革开放大大解放了生产力，农田葱绿，鸡鸭成群，鱼欢虾唱，农业生产势头不减，外出创业、劳务打工、求学寻智者与日俱增，村民收入不断增加；村村公路便利了交通，靠腿走靠渡的归程一去不复返，还带动了村边的小集市，中小小学校园早已易地而建，规模有所扩大；红砖瓦房逐步取代了泥坯屋，小楼房也应运而生，虽然比不上鳞次栉比，却也错落有致；更可喜的是，诸如摩托单车、电话、彩电、冰箱等的“昔日王谢堂前燕，也纷纷”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了。正如《九洲江之歌》所唱：“昨天的村庄长成了都市，今天的新街连起了海洋，两岸的红橙，红到我身旁，四季的和风，香到你的梦乡……”

祖祖辈辈的坟墓安放在这里，就像定海神针，把我的思念和情感也永远地留在了这片土地上。据了解我家几代是从车板镇的南迁移过来的。南往上考，有一个说法，廉江市以及雷州半岛的“曹”姓，都来自明朝末年的一个始祖，姓“曹”名“昌”，官至福建巡抚。可能由于战乱之故，出老广西途中那阵瞎眼地发现九洲江畔这一块山清水秀、人杰地灵的地方，于是举家西迁，繁衍衍生，枝繁叶茂，至今已二十多代。我还是属于他的第四代公子的。那一条血脉，之所以称“南”，是否还有点南门的之意未予考究。我前几任过车板镇，还亲自拜谒过这位先祖的坟。我想，在祖祖辈辈奋斗过的这块土地上，如今生生不息繁衍生息的田光水色，不正是在告慰先人在天之上的最好祭品？

（作者简介：曹南才，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）

## 散文

# 唱着山歌割稻的日子

□关维红

故乡的美食很多，最难忘的是糯米糍。

小暑姗姗来迟，硕大油绿的稻叶也渐渐变黄。三伯派人出去观察水稻成熟情况，队员回来汇报说“未够熟”。三伯不放心，亲自到各块稻田巡视，将稻穗摘下，放到手掌用力一搓，谷粒饱满，粒粒金黄，放到嘴里一咬，“咔嚓”一声，声音清脆，稻香四溢。

“怎说未熟？么么粗心！”三伯自言自语道，“画眉熟的，就从那开始，明天开镰！”

第二天，三伯精神抖擞地带着全体社员浩浩荡荡向画眉埔进发，队伍在山路间蜿蜒穿行。脚下，几十亩水稻像一张巨大的锦帛沿着画眉埔向远方延伸，望不到边。

田水早已放干，地表较硬，踩在上面带劲。放下秧婆，扁担，社员“一”字排开，右手持镰往前一伸往左一勾，左手将聚拢的稻秆反手一握，“唰”的一声，稻秆应声倒下。直起腰板，将稻秆整齐地放在一边，然后继续开头的动作。

午后，太阳正猛，阳光如火般舔舐着每一寸皮肤和土地。田中的热气不断上升。移动的稻秆搅动着闷热的空气，稻粒飞舞，沾在皮肤上，痒痒的，将袖口和裤口扎得严严

实实的。燥热的浮尘直扑鼻孔和全身每个毛孔，痒痒痒痒，社员们忍不住打了个喷嚏“阿嚏”。于是，田野里依次响起了喷嚏声。社员们在几块田同时收割，稻秆纷纷倒下，随后被装进秧婆里，忙到傍晚，社员挑着近100斤的稻秆回家。

夕阳西下，社员们的身影被投射到弯弯曲曲的小路上，越走越远。此时，唢呐嘹亮的脚步声远远传来，由远到近，几十条扁担在肩上下跳动，有节奏地发出“唦唦唦唦”的欢笑声。年轻社员愉快地唱起客家山歌《单相思》：“日头到地月光来，月光到地树叶开，竹叶叶开露水光，阿妹开门等郎来。”其他社员和着。

“怎么？想妹子了？”擅长做媒的九婶说：“我给你说一个，说成了你可要再发一条猪腿给我啊！”“行，说成了我再给你一个猪头，好让你更会说话，做更多媒！”那青年戏谑说。脚步声，扁担声，歌声，笑声在山谷间回荡。

挑回的稻秆被卸在村庄半山腰的打谷场上。早晨起来，社员陆续来到打谷场，两手抓起稻秆往中间抖动乱翻，层层叠叠，不断地向四周延伸。石碾早已摆好，赶牛往石碾方向倒退过去，套上牛，随着驾手“嗨”的一声，五头黄牛拉着石碾依次绕着打谷场转起圈来。石碾压在厚厚的稻秆上，发出“叭叭”“隆隆”的响声。石碾架子与转轴摩擦，“哎哟哎哟”的叫声响个不停，像五



甄子科（网络照片）

个歌手在对唱，接连不断，在村庄的上空回响。

经过石碾的多次碾压，谷粒从稻秆上脱了下来，驾手赶牛到边上，停好石碾，卸下牛，让牛解放去。社员们手持铁叉子在压实的稻秆一遍，扬稻秆了。左手压柄，右手往上一挑，借腰发力，沉沉的稻秆团被举起，在空中一抛一抖，然后往边上甩。

此时，场上剩零星稻秆，用竹耙子一拉，金黄的稻谷即呈现在面前，看得人心花怒放。稻秆被清理

完毕后，社员拿起木推板将稻谷推开平推摊，等到烈日暴晒。一人留守谷场，其余人又到画眉埔和其他地方继续收割。整个夏天，人们就在管理、施肥、打药、收割、脱粒、暴晒、回收中度过。

夏收完成后，接下来到拜土地公、祭祖先、庆丰收的时刻。这是客家人的风俗习惯，收获了不能忘记祖宗啊。为了好好犒劳大家，三伯带着社员们做起美食来。大家分工合作，打米粉、和米团、看馅料，做糯米糍，乐得不亦乐乎。于是，灯火通宵，

噼声齐鸣，我们的家、十二公家的、四伯家的踏碓“扑哧”声日夜响。踏碓变成了我们童年的乐园。

糯米糍呈球形或圆形，有咸甜两种，咸的包猪肉、鸡蛋、青菜等；甜的包芋艿、花生、红糖等。用糯米糍祭拜完土地公、祖先后，糯米糍被分到各家各户。人们迫不及待，张嘴一咬，甚是享受，让人回味无穷。想吃高粘亦可，将米粉弄熟，搓成团圆形，盘在碟子上，神、人均可享用。

晚上做起米来，香香甜甜的，连“咕嘟”的笑声也是甜甜的。

## 橙乡春色

□曹燕铭

春天的橙乡绿草如茵，鸟语花香，它已被诱人的春装。“中国红橙之乡”“中国电饭锅之乡”，亮丽的名片化作诗韵在神州大地唱响，那就是美丽的橙乡廉江。

橙乡廉江像一位秀色可餐的少女，散发着春天的轻纱，弥漫着幽幽的清香。橙乡廉江又像一位德艺双馨的画匠，展示着诱人的画卷。

在那弥漫着大地芳香的清晨，我漫步在仙鹤湖畔，一湖烟雨朦胧，湖面小舟若隐若现，荡起欢快的双桨，如进入桃源，静谧而安详。

在杏花微雨的傍晚，来到神话般的双峰峰。双峰叠翠，挺拔向上，似廉江人的风格，刚正倔强。巍峨的双峰峰，又像情深的恋人，千年守望但不能相及，因而无限惆怅。

几阵微雨打湿了我的脸庞，一曲《我的九洲江》在神州大地回荡，悠扬的旋律把我带到廉江的母亲河畔。带着廉江人的欢乐和希望，蜿蜒南下，奔向浩瀚的北部湾和更远的海洋。

片片桃园，像片片的翡翠，镶嵌在廉江的土地上。蜂舞花蕊，莺唱枝头，播种着丰收的希望。我吸了口清新的香气，仰望着天空，环顾着橙乡春色，心中是那么舒畅。橙乡春色，像美妙的音符，拨弄着廉江人的心弦，奏响了乡村振兴的时代乐章。橙乡春色，我无限眷恋，我为你歌唱！

## 散文诗

## 散文

**关爱未成年人**

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 
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

廉江市融媒体中心 宣